



找敵人的腳印

〔蘇聯〕伊·史塔紐克著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〔蘇聯〕伊·史塔紐克

找敵人的腳印

劉 芭 譯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軍事冒險小說，寫蘇聯衛國戰爭時期，一小隊偵察員表現了蘇聯軍人的優秀品質。他們機智勇敢，靠了追蹤術，卓越地完成了領導上交給他們的任務：破獲潛伏在蘇聯軍隊後方的德國間諜；消滅德寇剛訓練好而空投到蘇軍方面來的特務；深入敵人後方，偵察出德寇的兵力。本書通過了人物的敘述，也使讀者懂得一些辨認腳印的方法。

Ив. Стаднюк

СЛЕДОПЫТЫ

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
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

1950

找 敵 人 的 腳 印

伊·史塔紐克 著

劉 芭 譯

*

兒 童 讀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

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譯0150 (初中)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2 5/7 字數 50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60000 定價(4) 0.23 元

主要人物表

普拉托諾夫	中士偵察員，追蹤術的訓練者。
舍夫欽果	偵察兵。
阿塔也夫	偵察兵。
祖巴雷夫	偵察兵。
聶維羅夫	大尉，團參謀長。
安德烈夫	少校，偵察長。
柯伐立	連長，阿加保夫的領導長官。
阿加保夫	中尉排長。
潘吉賴葉夫	士兵。

目 錄

主要人物表

1. 普拉托諾夫中士·····	1
2. 在敵人的後方·····	5
3. 通訊員失蹤了·····	11
4. 脚印說明了一切·····	16
5. 跟蹤追擊間諜·····	20
6. 追蹤者失利·····	25
7. 在望遠鏡的透光鏡中·····	29
8. 一個有牛蹄的人·····	31
9. 在師長的土窖裏·····	37
10. 在野獸走的小路上·····	42
11. 襲擊軍需庫·····	47
12. 大路上的脚印·····	54
13. 誤中圈套·····	61
14. 攻進了敵軍的兵營·····	66



1. 普拉托諾夫中士

普拉托諾夫走到團參謀長聶維羅夫大尉面前，自我介紹說：

“我是普拉托諾夫中士。在醫院裏養好傷，到您處來等候分配工作。”

參謀長把報紙蓋在戰況圖上，這才把敏銳的眼光向遮住掩蔽部入口的中士迅速地看了一眼。他在彈殼做的小油燈的暗淡燈光下，看到一個身體結實的人。軍大衣穿得相當舊了，可是並不皺，腰旁的褶襞也竭力弄得齊整。長統靴擦得很乾淨，甚至閃着亮光，好像外面已經不是污泥齊膝的早春融雪期間了。

中士看到了大尉關心而好挑剔的眼光，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。普拉托諾夫那顴骨有些高的寬臉孔好像在發亮，懸在棕色眉毛下的一對眼睛睜得更大、更沉着了。參謀長的嘴唇上也微微閃出一些抑制住的笑容。這說明大尉和這位重新歸隊的人第一次會面，他是很滿意的。

中士交出幾份證件。聶維羅夫仔細地看了一遍。

“是狙擊兵嗎？”

“是的，大尉同志。”

“您沒有趕上自己的部隊？”

“沒趕上……這是我們士兵常有的事。”

“唔。把您編到狙擊兵隊裏去。”

“謝謝您，大尉同志。”

*

*

*

普拉托諾夫中士有一段時間，像一個新兵那樣去摸熟周圍的環境、地形，並且研究德寇防衛地區的前沿陣地。隊長暫時還不讓他去“打獵”，他要這位狙擊兵先複習複習射擊理論，複習複習照尺的機構和步槍的構造。中士加緊學習起來。

有一次，普拉托諾夫從狙擊兵所住的土窖裏走出來，看到師長的汽車停在團指揮所旁邊。駕駛員站在汽車旁邊，他是個又高又瘦的小伙子，正在把乾煙草放在手心裏搓成細末。駕駛員看到普拉托諾夫，點頭招呼他過來，向他借個火，並且請中士嘗嘗煙草。

“每一個士兵都應該經常備有火種，”中士帶着教訓的口吻說，一面用力轉動打火機上的小輪子。

駕駛員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，眼睛斜瞧着中士：

“來了一位教員啦！”他嘲弄地說。

“怎麼能不教訓你呢？”普拉托諾夫反駁，“況且你對我們的將軍也沒有照顧好。他一隻腳是有毛病的！可是你沒有把他掩蔽所上的污泥弄乾淨。”

“這是怎麼回事，難道您到過我的土窖了嗎？”普拉托諾夫突然聽到自己背後的聲音，於是轉過身子，他看到一位將軍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中士同志，您怎麼知道我的腳痛呢？”在將軍的聲音裏，使人感到有一種好奇的口氣。

普拉托諾夫克制了一時的慌亂，回答說：

“將軍同志，我是一個西伯利亞的獵人。”

“那又怎麼樣呢？”

“我有一點兒本事，能認出印在地上的一切東西。”

“您從哪裏知道我土窖旁邊的地還沒有乾呢？”

“就是從那輛汽車踏板上的粘土看出來的。長統靴的腳印上也有粘土，”中士指着一層沒有融掉而變成黑色的雪塊，這是將軍在走出汽車時踩在上面的。

“那末腳呢？”將軍很感興趣地問。

“這也是可以從腳印上看出來的：右腳的步子闊，腳印深。左腳的步子狹，腳印淺。很清楚的：左腳有毛病，一定是受了傷的。”

將軍贊許地笑着說：

“關於腳是說對了。但是長統靴上的粘泥，我是在別地方弄上的——比方說，在鄰近的部隊裏。”

普拉托諾夫朝汽車重新看了一眼，然後搖搖頭。

“汽車上的擋泥板和踏腳板是潮溼的，汽車輪子是浸過水的，”他解釋道，“這就是說，你們是穿過淺灘來的。可是淺灘只有從師司令部來的路上才有。再說，踏腳板上有很多粘泥。這就表明，您踩在有粘土的地方已經不止一次了。”

“很合情理，”將軍說，“倒有些像福爾摩斯〔註〕，您讀過關於他的小說嗎？”

“將軍同志，我讀過的。”

“您覺得怎麼樣啊？”

“很有趣……但是在我們西伯利亞，有一些獵人在辨別脚印上比這位偵探要高明得多。”

“您大概也是一位追蹤者，”將軍笑道。“您倒講講看，明天的天氣怎麼樣啊？”

“要颶寒冷的大風。”普拉托諾夫毫不思索地回答。

“根據什麼東西來斷定呢？”

“是天上的雲告訴我的。現在的雲很像魚鱗，有着起伏的橫條紋。這種雲告訴我們，天氣要冷了。”

“我們等着瞧吧！”將軍笑着說。

汽車駕駛員因為普拉托諾夫在首長面前丟了他的臉，很生氣，因此露出瞧不起的樣子，聽着中士講話。

“真是胡扯，”他一面說，一面按了一下汽車的起動器，提醒將軍，告訴他該走了。“中士也許能從雲上猜得出我們集體農莊裏梨子的收成吧……”

“水果可以預料到會豐收的，”普拉托諾夫肯定地回答，“春天不太熱，它不會使樹木長得太快。這就是說，對樹木來講，天再冷的話也不怕了。”

“您在哪個分隊服務？”將軍問。

〔註〕 福爾摩斯是英國作家柯南·道爾寫的偵探小說中的主角。

“在狙擊兵隊。”

“難道您不想做偵察員嗎？那邊很需要偵察人員。像您這樣的人越多越好。何況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辨認腳印的。”

“每一個人都能辨認腳印的，只要訓練眼睛和注意力就行啦，”普拉托諾夫說。

“對的，”將軍說，“您可以去教其他的人。您可以爲祖國做一番大事……”

第二天，普拉托諾夫中士被編入了步兵偵察排。

2. 在敵人的後方

一九四二年，西北戰綫上的春天來得很早。大小江河都泛濫起來，混濁的江水掩蓋了冰塊，衝上了兩旁的堤岸，在變成沼地的森林地帶上漫流。這樣的春天，正如俗語所說的“寸步難行”。所有的大路都浸在爛泥裏，小路都在水底下消失了。戰壕和交通溝也被淹沒了。

在這些日子裏，前綫的日子是困苦的。戰士們焦急地等待着春天平靜下來。

也許，只有偵察兵是喜歡這種春天的。他們那困難而危險的工作，由於大水把德國鬼子從窪地、幽谷和沼地的密林中趕到高地上去而輕鬆不少。現在只要冒最小的危險就可以穿過戰綫去，在那邊打埋伏，抓“舌頭”〔註〕了。

這時候，由中尉斯都卡洛帶領的一隊偵察兵，就懷着這樣的目的出

〔註〕“舌頭”指俘虜。

發到敵人後方去。跟着隊伍一同去的，還有普拉托諾夫中士。

這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，但是指南針上發亮的針頭和瞄準鏡上燐光閃閃的齒狀邊緣，幫助了偵察兵們，使他們正確地保持着預定的方向。爲了不使大家掉隊，他們用密集的鎖鏈隊形向前移動。稀爛的泥巴一直沒到膝蓋，在它們下面有時還碰到鬆軟的草墩。草墩之間的泥坑裏藏隱着危險：要是一失足的話，就要陷進淤泥裏去，一直陷到胸部。有時候，在沼地的上空發出嗤嗤的響聲，飛過一條條子彈曳光。但是偵察兵們並不躲避它們。每一個人都緊張地注視着，預備等德國鬼子信號彈的尾巴在夜晚的天空裏一閃耀，他們立刻就撲到發臭的髒水裏去。

可是德國鬼子沒有料到蘇聯偵察兵已經到了他們的跟前。這個地區在他們的地圖上劃滿了淺藍色的綫條，表示沼地是極難通過的。

沼地走完了。一陣陣的微風吹來了煙火的氣味。中尉按鎖鏈形的隊伍低聲傳下命令——臥倒。普拉托諾夫集中眼神，凝視着黑漆漆的一片地方。不久，他辨認出了，前面有一些暗淡的火花往上升起，接着就熄滅了。

普拉托諾夫爬到中尉面前，向他報告自己所看到的事。

“這是火力點……德國鬼子在生爐子，”斯都卡洛輕輕地回答。

在路上遇到火力點是一種意想不到的障礙。不能再耽擱了，在信號彈的光亮下，法西斯匪徒馬上就會發現這一隊人的。向火力點進攻也是毫無意義的事。要是德國鬼子發出警報的話，沼地上的歸路就要被他們切斷了。

中尉用手小心地拍了一下躺在前面的偵察兵的靴子，把左手往旁邊一揮。這表示：把這個信號傳到前面去，開始向左爬。

……黑夜在緊張中過去了。黎明時候，這隊偵察兵已經在離戰綫很遠的、濃密的沼林裏休息。必須讓身子稍微吹吹乾，休息一陣，吃過早飯，然後再繼續工作。在前面有着許多工作，許多危險……

在敵人後方的最初一晝夜裏，沒有獲得什麼成績。中尉想捉一條“長舌頭”——法西斯軍官。現在還沒有機會。要繼續努力地去搜索德國鬼子的司令部，好在它的附近打下埋伏。

普拉托諾夫中士在這件事上，給同志們幫了很大的忙。他注意到在森林中遇到的許多腳印，都是從大路上下來，走到左面去的。

“也許這是傷兵們走到衛生所去的吧？”有一個偵察兵推測着說。

中士反對地說：

“傷兵的脚步是慢的，在這裏經過的是一些急着趕路的人，健康的德國人。你們瞧，這脚步是多麼闊啊！”

腳印把偵察兵們帶到了一座德國人建造起來的林間兵營。兵營的西面有一條木板鋪成的道路，在三公里的地方，這條路就緊接上公路的轉變處。

“安排得真巧妙，”斯都卡洛想。“德國鬼子來到了沼地，却把這條道路引到自己的後方，跟後方保持着聯系。真想不到……”

觀察的結果證明了在這裏有一個司令部，司令部的四周防衛得很嚴密。那條上司令部的大路，時時經過騎馬的傳令兵、輕便汽車、機器腳踏車，有時也走過徒步的傳令兵。有一些汽車在司令部的窖洞旁邊停也不停，沿着木板鋪的道路一直開到森林的深處去了。偵察了這些汽車走的路綫後，偵察兵們瞭解了離司令部一公里的地方，有一所工場和一些軍需庫。中尉想先查明這些司令部汽車的符號，因此他派了兩名偵察

兵，分兩路出發到林間兵營去。偵察兵們看到：車身旁邊畫着飛鹿的汽車常常停在司令部裏，或者從司令部裏開出來，而其餘的通常都是開到森林深處去的。

偵察兵們就開始準備埋伏了。

*

*

*

斯都卡洛中尉躺在木板鋪的道路旁邊，撥開灌木叢的樹枝，又檢查一次掩蔽物下的兩組人偽裝得怎麼樣。他們埋伏的地方一點痕跡也看不出。進攻的那一組人也隱蔽得很好。

已經有兩輛德寇的汽車過去了，但是它們不是屬於司令部的。偵察兵們耐心等候着。結果，第三次的時候，遠處傳來了馬達的轟隆聲。

“司令部的汽車來了，”用望遠鏡監視着道路的普拉托諾夫輕聲地報告。

沼地裏響起了清楚的青蛙叫聲。這是中尉發出的“準備”信號。

有兩名偵察兵小心地拉起偽裝着的繩子。一塊釘子往上聳的木板，立刻從灌木叢往道路中央一片大水塘的方向移動。繫在板條上的兩塊石頭立刻把木板沉到水塘底下去了。

馬達聲越來越響，偵察兵們把自動槍也準備好了。

“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能打槍，”中尉又一次地警告大家。

這輛灰色的小轎車走近水塘時，減低了速度。偵察兵們看到汽車裏有一個軍官，坐在司機的身旁。

汽車的前輪小心地滾到了水裏。司機踩了一下汽門，汽車的馬達狂吼起來，迅速地穿過障礙物。

有一名偵察兵沉不住氣，舉起自動槍來。大家都噓他。事實上，開槍



是不必要的。汽車離開水塘走了大概十公尺後就停下來了。司機從汽車上跳下來檢查輪胎。

“前進！”中尉下令。

進攻的那一組人拚命朝汽車衝過去。德國軍官還沒有來得及拔出手槍，他的雙手就被捆起來了。司機想往森林裏逃，結果被一個敏捷的偵察兵一刀刺倒了。

他們先押着俘虜來的德國軍官在森林裏往西走，想弄亂腳印。傍晚，他們才往東邊的戰綫走。黎明前，這隊偵察兵帶着抓來的“舌頭”，順利地回到了自己的團部。

*

*

*

師長親自趕來祝賀襲擊敵人後方、勝利完成任務的戰士。他問明了偵察中的一切細節，就下令給卓越有功的人向政府呈請褒獎。排着隊的偵察兵們精神飽滿，雄赳赳，氣昂昂；所有完成任務回來的人都已經恢復了原來的裝束。將軍滿意地看着他們。

一和普拉托諾夫中士的眼光相遇，將軍記起了不久以前的談話。

“能够辨認腳印，在偵察中不是非常有用嗎？”他問。

“是的，將軍同志，”普拉托諾夫回答。

“您已經把這種本事教給同志們啦？”

“馬馬虎虎做了一點。”

“馬馬虎虎嗎？在前綫馬馬虎虎是不行的。大尉同志！我說得對嗎？”將軍向站在旁邊的團參謀長說。

“完全正確。”

“如果對的話，那麼派一小隊偵察兵給中士，給他些時間，讓他把自

己的本事教給他們吧。”

將軍對參加搜索工作的人員說：

“每一個士兵，尤其是偵察兵，應該注意路上的一切東西。能够辨別痕跡是非常有用的。追蹤者是最善於觀察的偵察兵。觀察力對偵察兵來講，就像音樂家的聽覺、首飾匠的視覺一樣。”

“這話非常正確，”後來，當普拉托諾夫記起將軍所講的這些話時，他想。第二天上面派了一小隊人給他，普拉托諾夫興高采烈地把辨認腳印的本事教給偵察兵們。不久，他的學生們就要上實習課了。

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……

3. 通訊員失蹤了

春水還在泛濫。普拉托諾夫服務的那個團裏，有幾個狙擊連從浸滿水的戰壕裏搬到了分開的排據點裏，安置在用粗木頭和冬天直接在沼地上挖出來的泥土蓋成的火力點裏。所有敵人能來的林間小道和小徑，火力點裏的砲火都控制住了。

在這個地區，德寇在地形上是有些佔優勢的。他們防守的前沿陣地是一片長方形的高地，沒有浸到水。法西斯匪徒待在戰壕裏。他們甚至在那個地方向前推進，並且在那裏安上幾個火力點，這一來，阿加保夫中尉那一個排所防守的據點，左翼就受到威脅了。這個排的形勢是十分複雜的。它的右翼靠着不能通行的沼地。自從德寇的新火力點出現後，只能靠這條很難通行而轉彎抹角的道路，來把軍火和糧食供給這個排了。這個據點幾乎是孤立的。

上尉柯伐立是連長，阿加保夫的排就是屬於他這個連管的，他正在焦急地等待春天安靜下來。後來，大水開始退了，但還是浸滿了沼地。太陽慢慢地吸乾膨脹的大地。

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，團長來到了營指揮所裏。他把柯伐立叫到面前來。

“關於進攻的事，您是怎樣考慮的？”團長問柯伐立。

“中校同志，請允許我來行事。我想跟阿加保夫聯合起來。我要用自己的軍隊切去德寇戰線的凸出部分。只是要有砲兵的援助。”

中校贊許地看看上尉。

“您這種想法是很好的，但是需要忍耐一下。請您告訴阿加保夫：讓他暫時在自己的地區裏搜索一下佈雷地帶，並準備側擊。”

*

*

*

回到連部以後，柯伐立遇到了阿加保夫中尉派來的通訊員。他拆開送來的公文封筒，唸道：

“在夜戰中，我排陣亡士兵兩名。請補充一些手榴彈和子彈，並把您的意圖告訴我。我有可能從右面去攻擊德寇前沿陣地的突出部分……”

連長立刻寫了回信：

“請偵察出敵軍的火力配備和佈雷地區。了解一下工兵清除地雷的可能性，準備側擊。”

柯伐立將公文封筒交給阿加保夫的通訊員，命令他立刻交給中尉。通訊員離開連指揮所還不到一百公尺，聽到有人在叫他：

“士兵，等我一下！”

通訊員站住了，拿着自動槍做射擊準備，他在遇到陌生人時總是